

Yilin
译林名著精选

THE LORD OF THE RINGS:
THE RETURN OF THE KING

魔戒

第三部：王者无敌

[英国]托尔金 著 汤定九 译 郭少波 校订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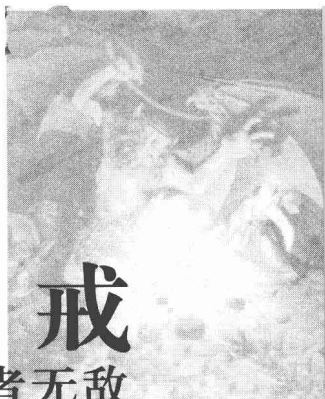
魔 戒

第三部：王者无敌

[英国]托尔金 著 汤定九 译 郭少波 校订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戒. 第3部, 王者无敌 / (英) 托尔金 (Tolkien, J. R. R.)
著; 汤定九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9. 9 (2012. 1 重印)
(译林名著精选)
书名原文: The Lord of the Rings
ISBN 978-7-5447-1039-8

I. 魔… II. ①托… ②汤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9676 号

Copyright © 1954 by J. R. R. Tolkien.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ig
Apple Tuttle-Mori Agency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1 by Yilin Press.
登记号 图字: 10-1999-048 号

书 名	魔戒(第三部): 王者无敌
作 者	[英国] 托尔金
译 者	汤定九
校 订	郭少波
责任编辑	张 遇 施梓云
原文出版	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, 1995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网 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4
插 页	4
字 数	343 千
版 次	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1039-8
定 价	26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上 篇

第一章	冈多都城	3
第二章	游侠骑士	33
第三章	御驾亲征	54
第四章	重兵压城	71
第五章	星夜驰援	100
第六章	沙场喋血	111
第七章	火葬柴堆	125
第八章	妙手回春	134
第九章	决战前夕	150
第十章	黑门开处	163

下 篇

第一章	塔楼救主	177
第二章	魔影之境	200
第三章	厄运山口	220
第四章	万众欢庆	237
第五章	国王加冕	249
第六章	依依惜别	267
第七章	重返家园	285
第八章	霞尔平乱	295
第九章	天涯永诀	324

附 录

附录一	列国诸王大事记	337
附录二	大事纪年(西方年表)	400
附录三	第三纪的语言和民族·关于翻译	451
附录四	中洲地图集	504

上 篇

■ 第一章

冈多都城

皮平在刚多尔夫的斗篷下朝外面望着。他弄不清自己是醒着呢，还是依然处于飞速移动的梦幻中。打从这漫长的旅程开始，他就一直沉浸其中。黑咕隆咚的世界在他身旁飞掠而过，风声呼呼在耳际轰响。他只看见转动的星星，还有在右边天际映衬下蠕动的南山莽影。睡意朦胧之中，他竭力回想着他们走过的时日和沿途的情景，可脑子迷迷糊糊的，记不清楚。

记得一开始，他们就马不停蹄地在星夜中疾驰飞奔，当晨曦初露，他看到第一抹淡淡的金光时，他们抵达了寂静无声的小镇和山上那座空旷无人的大房子。还没来得及进去歇一下，那个有翅膀的魔影又飞来了，大家顿时吓得面无血色。皮平则由于刚多尔夫的一番轻声软语，已在角落里昏昏入睡。他浑身疲乏，但睡不踏实，依稀感觉到人们来来去去，交谈议论，刚多尔夫在下达命令。后来他们又重新上路，借着夜色疾奔。自那天他看过那块魔石后，已经过了两个晚上，不，三个晚上了。想起那些可怕的事情，他蓦然惊醒，全身瑟缩。风声中充满怵人的吼叫。

在乌黑的云障后面，出现了一道黄色的光亮，照亮了天空，皮平吓得往后一缩，以为刚多尔夫把他带入什么恐怖之地。他揉揉眼睛，才看清那是月亮，正在黑黝黝的东部阴影上冉冉上升，差不多已经浑圆。看来现在离天明尚早，他们还要在黑暗中再飞驰几个小时。他挪动一下身子，开口问道：

“我们到哪儿了，刚多尔夫？”

“到了冈多王国，”刚多尔夫答道，“正在经过阿诺里恩地区。”

一时间，他们两人又沉默不语了。接着，皮平一把拽住刚多尔夫的斗篷喊叫起来：“那是什么？看！是火，红色的火！这一带有龙吗？瞧，那儿也有！”

刚多尔夫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对着坐骑高喊道：“快，捷影！我们要跑了。时间紧迫。瞧！冈多求援的烽火已经点燃。战火已经升起。瞧！阿蒙丁、埃莱纳赫烽火台上也升了火，正迅速向西面传去：纳多尔、埃瑞拉斯、明一里蒙、卡兰哈德，一直到罗翰边界上的哈利弗里恩。”

可是捷影却停下了流星大步，慢步行走了，接着它昂首一声长嘶。黑暗中传来了其他马匹呼应的嘶鸣，随即听到了隆隆的马蹄声，只见三名骑手策马飞驰而来，像月中飞行的幽灵那样一闪而过，消失在西面。捷影这才又抖擞精神，跃身疾驰，夜色如呼啸的狂风迅即将它淹没。

皮平又有点昏昏欲睡了，没怎么去听刚多尔夫跟他说的话。刚多尔夫正在告诉他有关冈多王国的习俗，冈多君王如何在边界山脉两边的山顶上建立了一个个烽火台，并在那里设立哨所，备有骠骑，以便随时执行摄政王的命令，去北方的罗翰或是南方的贝尔法拉斯传送消息。“自上一次北部的烽火台点燃后熄灭以来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他说道，“不过古时候冈多不需要烽火台，因为他们有七块魔石。”皮平的身子不安地一抖。

“睡吧，别害怕！”刚多尔夫安慰他，“你不像弗拉多是去莫都，而是去米纳思蒂里斯，这些日子，你在那里还算安全。如果冈多陷落了，或者魔戒被夺走了，那么霞尔也将无安全可言。”

“你这话没法给我带来安慰……”皮平说着，可是睡意还是莫名其妙地向他袭来。他记得，在他进入梦乡以前，自己最后见到一片高耸的白色山峰，西行的月亮照在这些山峰上，它们就如漂浮在云层上

方的小岛一般闪烁发光。他不知道弗拉多现在何处，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到达莫都，甚至不知道他生死与否。他根本不知道，这天夜里，身在冈多以外的弗拉多也正凝望着同一轮明月。

皮平被声音吵醒了。他们昼伏夜行，又过了一天。现在天将破晓，黎明时分寒冷透骨，四周一片灰蒙蒙的雾霭。捷影跑得汗水淋漓，通身冒着热气，但仍傲然昂首挺立，毫无倦意。它的一旁站着许多身着厚实斗篷的高个大汉，这些人的身后，影影绰绰有一堵石墙。那堵墙好像已经倒塌。虽然天色未明，仍能听到人们匆忙劳作的声音。锤子敲击、铁铲丁当、车轮辘辘。晨雾中处处都闪烁着火把和篝火的光亮。刚多尔夫在跟挡住他们去路的人说话，皮平一听，立即明白他们是在议论自己。

“可不，我们认识你，米思兰迪尔，”那伙人的头儿说，“你知道七城门的口令，可以从这里过去。但是我们不认识你的伙伴。他是什么家伙？北方山区来的小个子？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希望有陌生者来访，除非他们是勇士，他们的诚意与援助是我们所能信赖的。”

“我可以在德内豪摄政王面前为他作保。”刚多尔夫说，“至于说是不是个勇士，那是不能用身材来衡量的。英格尔德，他经历过的战争和危险比你还多，虽说你长得比他高一倍。他是从伊森加德战场来的，我们带来了这方面的消息。要不是他现在筋疲力尽的，我会叫醒他。他叫佩里格林，是个挺勇敢的人。”

“人？”英格尔德怀疑地反问道，其余的人跟着都笑了起来。

“人？”皮平大叫一声，此刻他已完全醒了，“人？当然不是！我是个霍比特！当然！除非必要，做个霍比特并不比做人英勇多少。别让刚多尔夫骗了你。”

“不自吹自擂，倒有可能成就大事，”英格尔德说道，“不过，霍比特倒是什么族类？”

“就是哈夫林，”刚多尔夫答道，“但不是人们提到的那个哈夫林，”他看到那些人脸上露出的惊讶神色，他又说道，“不是他，但是他

的一个同族。”

“没错，就是和他一起跋山涉水的哈夫林，”皮平说，“你们城里的博罗米尔也曾和我们在一起，他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救过我的命，为了保护我免得落入众多敌人之手，他自己最后被杀害了。”

“别说了，”刚多尔夫说道，“这个悲痛的消息本应该先告诉他父亲。”

“这我们已经估计到了，”英格尔德说，“近来这儿出现了不少奇怪的征兆。好啦，现在你们快过去吧！米纳思蒂里斯的君主急着想见到任何带来他儿子最新消息的朋友，不管他是人还是……”

“霍比特，”皮平说，“虽说我不能为你们的君主出什么力，但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当竭力而为之，以悼念勇敢的博罗米尔。”

“再见！”英格尔德说，他的手下已经让出了一条通道，捷影缓缓地穿过石墙上一扇狭门。“但愿你给德内豪陛下和我们大伙带来忠言良策，刚多尔夫！”英格尔德高声说道，“但据说，你总是带来悲伤和危险的消息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难得来，而总是在需要我帮助时才来，”刚多尔夫答道，“至于什么忠言良策么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修佩兰诺城墙为时已晚。眼下只有你们的勇气才是抵御即将来临的大举进攻的最好手段——这就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希望。我带来的并不都是坏消息。放下铲子，磨利长剑吧！”

“傍晚前就能干完，”英格尔德说，“这是用来防御的最后一段城墙，这里不大可能遭到进攻，因为它面对着友邻罗翰国。你知道他们的情况吗？你看他们会闻讯前来支援我们吗？”

“会的，他们肯定会来。他们在你们身后已经打了不少仗。目前，这条路同其他路一样都不再安全了。不过别气馁！要不是我刚多尔夫，你们会看到，来自阿诺里恩的不是罗翰骑兵，而是大批敌人。当然，现在依然有这种可能。睁大眼睛，提高警惕！再见！”

刚多尔夫现在进入了拉马斯埃科那边的宽阔地带，冈多人称那

地方为外城,它是当年敌人攻占伊锡利恩之后,大兴土木修建而成的。城墙从山脚处向外延伸一百多里,然后再绕回来,把佩兰诺原野围在墙里。那是一片绵延于斜坡之上的肥美土地,还有深深落入安达因河谷的层层台地。东北方向的外墙离米纳思蒂里斯大城门最远,约有四十里,它矗立在崛起的高岸之上,俯瞰河边的漫长浅滩,修建得最为高大坚固;因为从渡口和奥斯吉利亚斯桥过来的路,要从这道由重兵把守的城门通过,门两边筑有带城垛的塔楼。东南方向的外墙离都城最近,只有十里多一点。在这里,安达因河沿着南伊锡利恩的埃敏阿诺山左边拐了一个大弯后,突然急转向西;外墙就矗立在大河的陡岸处,下方是哈隆湾码头和船埠,供从南方各地溯流而上的船只停泊。

外墙内土地肥沃,耕地广袤,果园遍布,农庄里家家都有烘房、谷仓、羊圈和牛栏,从高地上流下来的条条小溪,潺潺流过绿野,汇入安达因河。不过这里农牧民并不多,绝大多数冈多人不是住在城里七环之内,就是住在洛萨纳赫山地的高谷中,或者住在更南面的风景如画的莱本宁,那里有五条湍急的溪流。居住在高山和大海之间的这个勤劳的民族统称为冈多人,其实他们的血统很混杂。他们中有一种身材矮小、皮肤黝黑的人,祖先是谁现在已无从查考,在国王出现前的黑暗时代,那些人就已住在山里。再往远去,便是辽阔的贝尔法拉斯,伊姆拉希尔亲王住在海边的多尔阿姆罗斯城堡内,他和他的子民具有高贵的血统,身材高大。他们是个自豪的民族,有一双海水一样的蓝灰色眼睛。

刚多尔夫策马飞驰了一段时间后,天色渐亮。皮平醒来了,抬头望去,看见左首是一片雾海,如同黯淡的阴影从东面升起;在他的右边,从西方绵延而来的耸天群峰突然戛然而止,好像是在造地之初,河水冲破壁垒,切割出巨大河谷,使之后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就在埃雷德·尼修莱斯白山截断处,他望见敏多洛因山黑黝黝的巨大身影,暗紫色的深谷,还有在初阳下渐渐泛白的山体,这正是刚多尔夫告诉过他的景致。那座壁垒森严的城市建在此山突出部,它那七道

古老的石墙坚固得像是由巨人直接从岩石上凿出来，而非筑造而成。

皮平惊讶地凝视着，只见朦胧的灰墙渐渐变白，在朝霞中披上一层淡淡的红光，太阳蓦然跃上阴暗的东天，射出万缕金光，照在城上。皮平叫出声来，原来屹立于最高一环墙上的埃克西里翁塔楼，如出鞘巨剑直刺青天，闪烁着珍珠般的银光，塔尖似乎由水晶铸成，美不胜收，城垛上几面白旗在晨风中猎猎飘扬。远处高空传来一声清亮的银号般的声响。

刚多尔夫和皮平在初升的旭日下，骑马来到冈多国的巨大城门前，两扇铁门在他们面前缓缓打开。

“刚多尔夫！刚多尔夫！”人们喊道，“我们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！”

“是冲着你们来的，”刚多尔夫说道，“我赶在了它的前头。让我们过去！我必须趁他尚在位之际见你们的德内豪王。不管怎样，你们熟悉的冈多已近末日。让我过去！”

人们一听到他那不可违逆的声音，都往后退开了，没有再进一步问他，只是诧异地盯着坐在他前面的那个霍比特人和他那匹坐骑。因为这城里的人很少骑马，而且除了国王信使队的坐骑之外，街上难得看见马匹。他们说道：“这准是罗翰国王最剽悍的战马之一吧？也许罗翰骑士很快就会来支援我们。”捷影昂昂然顺着漫长的坡道而行。

米纳思蒂里斯的结构共有七层，每层都凿山而建，各有一环城墙，每环城墙上都有一道门，但是七道门并不建在一条线上，城墙正大门在城墙之东，第二道偏南，第三道偏北，如此往上交错而建；所以那条通往石城最高塔楼的铺石路，呈之形攀上坡去。道路每次经过正大门的纵线时，都要穿过一条拱形隧道，那隧道将一块巨大山石凿穿。除第一层外，这块突出的巨石将各层都一分为二。一方面利用原先的山势，一方面依靠古代能工巧匠艰苦的劳动，在大门内的宽广

院落后面，矗立着一座由这突出巨石筑成的塔形棱堡，面朝东方，它的边缘锋利如船之龙骨，棱堡很高，几乎和最高一层的地面相齐，顶上建有墙牒。站在上面的人如同巨轮上的水手一般，可以俯瞰七百尺下方的大门。城堡的入口凿在巨石中央，朝东。经过长长的点着灯的上坡长道，直通第七道门，最后抵达王宫和白塔楼脚前的喷水池。白塔楼巍巍壮观，从地基到楼顶高三百余尺，塔楼顶上，摄政王旗在平原上方的一千多尺高处飘扬。

这确实是座固若金汤的城堡，真可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；除非敌人能从后面登上敏多洛因山较低的山崖，再爬上将山城和山脉连在一起的那个狭窄山肩。即便如此，这个和第五层墙齐高的山肩上还筑有高大的壁垒，直达西面的断崖边。壁垒内有不少房屋，还有历代君王的陵墓，沉睡在这高山和塔楼之间。

皮平眼望着这巨大的石城，益加惊异。他做梦也没想到它是如此的雄伟壮观，比伊森加德城堡大得多，也坚固和美丽得多。不过，无可否认的是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城堡已日趋凋蔽，居民至少已减少一半。他们所经过的每一条街上，都能看到一些府邸大宅，它们的房门和院门上刻有许多漂亮的陌生字母，还有古代的图形。皮平猜想那可能是在这里住过的名门望族的名字和标记，可是眼下这里已门庭冷落，宽阔的路径不闻足声，深邃的门厅里不见人影，更无人从门口或窗户口向外张望。

他们终于走出阴影，来到第七层的城门前。和煦的阳光从大河那边照射过来，洒在平滑的城墙与坚固的廊柱上，洒在庞大拱门上方的峨冠博带的国王头像上。而此时，弗拉多正跋涉在伊锡利恩的林中空地上。刚多尔夫在门前下了马。王宫里不允许骑马，捷影只好在主人轻声吩咐下无可奈何地被带走了。

门卫身穿黑袍，头戴形状奇怪的头盔：顶部高耸，护颊很长，紧贴着脸，上面插着海鸟的白翼。头盔银光闪闪，它们确是用真银打造，是从鼎盛时期沿袭下来的。黑袍上绣着一棵白花盛开的树，树上

方是一顶银色王冠和多角星星。这是伊伦迪尔继承者的制服，眼下在冈多，这种制服除了喷泉院前的王宫卫兵外，已经没有人穿。而制服上的那棵白树，以前曾生长在这院子里。

刚多尔夫一行到来的消息，似乎已经传到这里，他们没有受到盘问就获准入内。刚多尔夫快步穿过白石铺就的庭院，一股清泉在清晨的阳光下喷涌，周围是一片青翠的草地；但在草地当中却有一棵枯树，它低垂在喷水池上，从枯树的光秃丫头断枝上凄然下落的水珠，一滴滴落入清澈的池水中。

皮平跟在刚多尔夫后边，匆匆瞥了那枯树一眼，暗自想道，它看上去多凄凉啊。他不明白，这儿的一切都照料得不错，为什么偏要留下这棵枯树。

七颗星、七块石，还有一棵白树。

他蓦然记起了刚多尔夫喃喃念及的这句话。这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来到王宫大厦的门前，跟在刚多尔夫后面走过沉默不语的魁梧卫兵身旁，进入冷气逼人的阴暗石厅里。

他们走上一条空荡荡的铺石长廊，刚多尔夫边走边对皮平悄声说道：“说话小心些，皮平先生！可不能乱使你们的霍比特性子。塞奥顿是位和蔼仁慈的老人，德内豪可是另一种人了，虽说他没有被称为国王，但出身更高贵，权势更显赫，又骄傲又敏感。由于你能告诉他有关他儿子博罗米尔的消息，他会一直跟你说话，问你许多问题。他很爱他的儿子，甚至称得上溺爱。正因为父子俩不像，就越是如此。凭着这股父爱，他认为很容易地从你的嘴上了解到他想了解的情况，远比从我这儿了解更容易。除非必要，别跟他说得太多，别提弗拉多的事。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处理的。除非万不得已，也别说阿拉贡的事。”

“为什么不要说？阿拉贡怎么了？”皮平小声地问道，“他不是打

算来这儿吗？反正他本人不久就会来的嘛。”

“很可能，很可能，”刚多尔夫说，“不过，就是来的话，谁也料不到他来的时间和方式，甚至德内豪也不会知道。这样更好，至少他可以出其不意地出现。”

刚多尔夫在一扇闪亮的金属大门前停了下来。“你知道，皮平先生，现在没有时间向你介绍冈多的历史了；要是你在霞尔的丛林里掏鸟蛋和逃学的那会儿，学过一些冈多国历史就好了。现在，照我说的做！在你向一个君主带来他的继承人的死讯时，再提到有人会来向他要回王位，那就太不明智了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王位？”皮平惊讶地问道。

“对，”刚多尔夫说，“如果这几天的奔波之中，你一直闭目塞听，不动脑子，那么现在该清醒了！”说完抬手敲门。

门开了，但看不见来开门的人。皮平看到一个大厅，两排高高的廊柱支起屋顶，廊柱外面的宽阔的过道边各有一排深凹的大窗户，用作采光，黑色大理石的廊柱顶端雕刻着许多奇禽怪兽：幽幽的大拱顶镶满彩色的花格，隐隐闪着金光。在这庄严的大厅里，没有悬垂物，没有描写历史故事的雕刻图案，没有任何编织物或者木制品。但在廊柱之间有一群默默伫立的高大塑像，都是用冰冷的石头雕刻而成。

这使皮平蓦地想起了刀劈斧凿般的阿冈纳斯岩石，面对那排历届国王的塑像，他不由得敬畏交加。大厅尽头是一座有许多台阶的高台，放着一张高高的王座，上方有一把形如王盔般的大理石华盖，王座后面的墙上，雕刻着一棵装点着各式宝石和花果的树。但是王座上没有人。王座高台的最下面那个又宽又深的台阶上，有一把毫无装饰的黑石椅，其上端坐着一位老人，他手握一根金头的白色权杖，低着头，两眼定定地凝望自己的膝部。他俩缓步向他走去，直到离老人的脚凳三步之遥处才停下。然后，刚多尔夫开口道：

“尊敬的米纳思蒂里斯摄政王，埃克西里翁之子德内豪！在这危难的时刻，我给你带来消息和建议。”

老人这才抬起头来。皮平看到一张轮廓分明的脸，颧骨隆起，皮肤呈象牙色，一双乌黑深邃的眼睛之间嵌着长长的鹰钩鼻。他看上去并不怎么像博罗米尔，倒有些像阿拉贡。“眼下的形势确实危急，”老人说道，“就在这个时候你刚多尔夫来了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冈多即将遭到劫难。但更糟的是我自己的厄运。听说你带来了亲眼目睹我儿子阵亡的人，是他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刚多尔夫答道，“这是两个亲眼目睹者中的一个，另一个现在和罗翰的塞奥顿在一起，可能随后就会到来。如你所知，他们是哈夫林，不过他并不是预兆中所说的哈夫林。”

“可是他终究是个哈夫林嘛，”德内豪疾言厉色地说道，“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感到讨厌；这该诅咒的字眼一出现就搅乱我们的计划，把我的儿子也给拖了去做那件疯疯癫癫的事，为此而丢了性命。我的博罗米尔！眼下我们正需要你啊。要是让法拉米尔替他去就好了。”

“他本来想去的。”刚多尔夫说道，“你是很伤心，但你得讲个公道啊。当时是博罗米尔自己要求去的，他不容别人去做。他秉性高傲，特立独行。我和他一起长途跋涉，很了解他的脾性。你刚才说到他的死，在我们来以前你已得知他的消息了？”

“我已经得到这个。”德内豪说道，放下权杖，从膝部拿起先前一直凝视着的那件东西。那是一只很大的镶着银边的野牛角，被拦腰劈成了两半。他每只手里各拿着半个号角。

“那是博罗米尔一直随身带的号角！”皮平一见就叫起来。

“不错，”德内豪说道，“当年作为长子，我也佩戴过它，我们家族中的长子都佩戴过，这可以追溯到国王血脉中断前的遥远年代，从玛迪尔的父亲弗隆第尔在鲁恩原野上捕猎阿劳野母牛时起。十三天前，我依稀听到北部边境传来号角声，后来大河将它带给了我，它已经断掉，再也无法吹响。”他停住了口，一时气氛凝重，鸦雀无声。突然，他那阴郁的目光转向了皮平。“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，哈夫林？”

“十三，十三天，”皮平结结巴巴地说，“哦，我想，你说得对。他吹响号角时我就在他身边。但是没有援兵到来，只来了更多的奥